

布衣文丛

鬼杰子◎著

千古奇谈

死亡游戏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目 录

第七卷 危险游戏	1
第五十四章 遭遇强敌	1
第五十五章 阴谋败露	10
第五十六章 道出缘由	18
第五十七章 草原之狼	25
第五十八章 庄园求医	33
第五十九章 透露心事	42
第六十章 威胁靠近	51
第八卷 死亡陷阱	61
第六十一章 疑团围绕	61
第六十二章 求教破解	68
第六十三章 断魂交易	75
第六十四章 七煞老六	82
第六十五章 夜访鬼宅	86
第六十六章 耍着手段	94
第六十七章 步步心机	102
第六十八章 两锋交战	109
第六十九章 欲求答案	117
第九卷 咫尺天涯	123
第七十章 断魂血案	123
第七十一章 丁点希望	131
第七十二章 再见故人	138
第七十三章 破解提示	144
第七十四章 生死交换	151

第七十五章 疑惑难信	159
第七十六章 棋逢对手	165
第七十七章 暗夜色诱	173
第七十八章 神秘现身	179
第七十九章 遗梦天涯	187
第八十章 魔咒解开	193
第八十一章 长卿之谜	200
第八十二章 咫尺天涯	208

第七卷 危险游戏

第五十四章 遭遇强敌

糟糕的事不断地发生，醉傲峰依照狐姬的话进入了魔幻森林，他大概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是第三次进入这片森林。这段记忆早已经被抹去成为空白。茂盛的森林，就如一个迷宫。醉傲峰走遍森林却瞧不见一座古刹的身影。竟然会为了一个不现实的传说而寻找，就像传说有龙，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找到龙一样。传说就是传说，寻找不现实的东西作为赎回月含羞命的赌注，这实在是一个冒险。既然古刹是个传说，那么古刹里的魔镜自然就不是现实中的东西。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承诺搭上月含羞的命，实在不值。同时他也感到了天幕的用心。就算不值，就算只是个传说，哪怕被取笑，哪怕被捉弄，醉傲峰也一定要寻找下去。也许三天，也许三年，也许三十年……无论多久，这都是一个希望，能再见月含羞的希望。可是月含羞能等吗？等三天？等三年？等三十年？

一场竞技，一场以月含羞作为赌注的竞技开始了。

无论多么严密的墙，总有透风的时候。就算醉傲峰承诺不让古枫影插手，但若古枫影知道，他有可能不插手么？就凭那份对媚眉的宠爱，就可以得到结论。

当古枫影再次去醉傲峰的森林小屋的时候，在不仙林里看到了一个黑衣斗篷的黄金面具人。他跟踪了上去，意外地遇到了平野。平野已经被钉死在树上，血不断地顺着树体流下来，在地上形成一个水洼。松软的泥土完全可以吸收这些血。但下面正好有一块石头，所以血特别的明显。古枫影意外地看到血，顺着血的痕迹抬头才看到了树上的平野。正当古枫影吃惊之际，突然从树上窜下一个戴着半边面具的铁面女子。这女子穿着一件紧身的深红色长袍，双手戴着名贵的钻戒，左为蓝色，右为青色。由于铁面女左边脸戴着面具，所以只能从右边脸来判断这个人的相貌、年龄，甚至只能从她的眼神来预测这个人的性格。这是一个有着高挑的眉毛，挺直的鼻子，宽厚嘴唇的女子，年约二十四。还有特别的地方就是披在肩上的卷发，以及用来扎卷发的

深红色彩带。彩带下坠坠着玉石。左为蓝色，右为青色。这和她手指上所戴的戒指色彩一致。铁面女出现在古枫影的面前，上下打量了古枫影一番道：“为什么还不逃？”

古枫影不由笑道：“我为什么要逃？”

铁面女抬头望了一眼挂在树上的平野，道：“只有不认识我的人才会死。”

“哦？”古枫影故意出了声。

这时，泪无痕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一把扯住古枫影的衣袖，道：“抓……抓到你了。”古枫影没有动，泪无痕很奇怪，顺眼望去，顿时变了脸色。她抓得更紧，道：“走！快走！”

古枫影一把甩开泪无痕，道：“去哪？有消息了么？”

泪无痕捂住自己的眼睛道：“走，想活命还不走？我什么也没有瞧见。”

古枫影把泪无痕转了一个圈，道：“走，快走。你快走我才阿弥陀佛。”

泪无痕咬牙切齿地道：“别狗咬吕洞宾，你可知道她是谁？”

“你是管这个的，当然只有你知道。”

“她是七煞魔之一的紫面富贵——见不得。”

古枫影冷冷一声笑道：“什么七煞魔，没听说过。”

泪无痕急道：“走，再不走就死定了。”

古枫影却道：“什么见不得，见了又如何？听不得（无声琴仙）都听了，不照样还活着。你别忘了，她遇到的是谁。”

泪无痕禁不住捂住口偷笑道：“我怎么忘了！”

铁面女“见不得”瞧见对方丝毫没有惧怕之意，于是慢慢地伸出左手，道：“你杀他的手法不错嘛，我倒要领教领教。”话音未落，已经扑向古枫影。这女子身法轻盈，就如一片飘落的孤叶般可以自由穿梭在空中。说她身轻如燕，这也只能用于普通人，非要用个词来形容，那只能说是风。铁面女子扑过去的刹那，就如一阵风，根本就瞧不见身形。在这样的林子里碰上这样的人物，说那是鬼魂一点也不为过。

泪无痕只在打了一个寒战的时间里，就已经发生了许多的事。她根本就没有看清楚，确切地说法是没有看见两个人交手，这场战斗已经在瞬间结束。古枫影面不改色地站在原地，用来挡见不得的剑鞘上插着密密麻麻的绿色小针。若不是在阳光的反射下，决然不会发觉那些小针。

针如毛发般细，又怎能被肉眼轻易觉察。呈现绿色，可见是被剧毒浸泡过。别说密密麻麻，就只一枚，足可以杀死一头大象。这怎么能不令泪无痕胆战心惊呢？如此快的身手，如此狠的一招，当今武林又能有几个与紫面富贵交过手而活着的呢？紫面富贵见不得就站在离古枫影一丈远的地方，与他背对背对着，一动不动。泪无痕只觉得心一凉，她立即松开古枫影的衣袖，咬了咬唇，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来：“喂，你死了没有？”古枫影没有动一下。泪无痕胆怯地移动步子，瞧见古枫影如石雕一般一动不动。她道：“我不是有心的。我以为你的武功可以才激你与她动手。你……你若真死了，可别怪我。怪只怪你技不如人。谁让你刚才不求我的。”

这时，林子里突然刮起一阵阴风，一股寒气沿着背脊直窜上去。泪无痕天不怕地不怕，可一想到自己头一次把人害死，就觉得不安。她仰头环顾四周，还真的像鬼魂出没前的预兆。一个怪声音凄惨地传来道：“你没听说，凡死人在临死前最后一眼看到的人就是他要跟的人吗？若是怨死的，那临死一眼就永远铭刻于心。”

泪无痕不由捂头大叫一声，突然有人拍了她的肩膀，她更是尖叫不止。

“不被你害死，就被你吵死。”一个熟悉的声音道。

泪无痕睁开眼一瞧，是古枫影，他有影子，有奸猾的笑容，这就表明他是人非鬼。“你……你吓我！”

“是你捉弄我在先。让我跟七煞魔之一的人物交手，你是嫌我的命长对不对？”

泪无痕咬牙切齿地道：“对，对，真希望你早点死。”

“我死你有什么好处？”

“好处？起码……起码——不用跟着你。”

“谁让你跟的。”

“你啰。”

“理由！”

“只有你能揭开鬼点子的谜局，萧娘的预言你是有份的哦。”

一旁快变成石头人的铁面女艰难地挤出几个字来：“萧娘？”

古枫影与泪无痕一听，立即从打趣中回过神来，将目光投注在铁面女的背影上。

泪无痕问道：“你还没死？”

铁面女冷冷地道：“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

泪无痕只觉两眼一黑，便倒了下去。古枫影立即扶住她，看到她的手上泛出青斑。他封住泪无痕的穴道，不让毒继续蔓延。古枫影对铁面女道：“解药。”

铁面女冷冷地笑道：“凡是探求萧娘秘密的人都得死。”她转过身来重新打量着古枫影，道：“你到底是谁？怎么可能躲得了我的断魂针。”

“我古枫影不过是侥幸罢了。实在不得不承认七煞魔真的如江湖传闻的那样，七煞魔君，见佛杀佛，见魔杀魔，亦正亦邪，诡异怪魔，宁过奈河，莫遇七魔。”

“你既然认识我，还装傻。古枫影，哼！古剑游侠古枫影。看来萧娘的传闻不假，你进过墓穴，发现了逍遥山庄。”

“不错。知道萧娘墓穴秘密的人实在不多，你又怎么会……”

铁面女举起手，动了动手上的戒指，道：“如果你还想试一试我的断魂针，尽管问下去。”原来那些细小的毒针全是由她手上的戒指发出。

古枫影笑道：“你不让我问，我也猜得到。”

“古枫影，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么？”

“不！我说过，刚才是我侥幸。”

“知道最好。你好自为之。”

“等等。”

“想让我杀了你么？”

“解药。”

“我不杀你已经算你走运，你竟敢向我要解药。你真的想死我就成全你。”

“你有把握这一次能躲得过我的剑么？”

铁面女瞟了一眼被划破的衣领，如果刚才那一剑重一点，划破的就不是衣领，而是脖子。她沉默了半晌才开口道：“断魂针没有解药。若想救她，就在三天之内送她到破天谷，漠北神医可以医治，也是唯一能救她的人。”

突然从树上下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花间笑战春愁。他拦住铁面女道：“不能放她走，万一她说谎……”

古枫影想了一会道：“我信她。”

“你疯了！”战春愁道。

铁面女突然转了个身，嘴角不由一翘道：“你真的信我？”

古枫影道：“杀一个人现在就可以，又何必多事。看你出手就知道是一个干净利落的人。所以我的话我一定信。”

铁面女笑了起来，露出雪白的牙齿，道：“谢谢。”

“谢我？”

“你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而且是我的敌人。”

古枫影不由苦笑了起来，这话即是一种赞美又是挖苦。铁面女飞身消失在丛林之中，就如幽灵般消失。

战春愁急着追了上去，被古枫影叫住。战春愁大声道：“你疯了。一定疯了。”

古枫影道：“你有本事能一定追上她么？”

战春愁哑声了，他的轻功已是罕见。可这个铁面女更是厉害。如果说战春愁可立的花枝上，那铁面女就可以浮在空中。不借任何外力在空中停留的人，除了想象成鬼魂外，还能想到什么。来去一阵风，没有一个高手能做到，只能用幽灵这个词来形容。

古枫影看了一眼怀中的泪无痕，道：“这世间除了七煞魔中的见不得，还有谁能拥有如此身手。七煞魔中最小的一个都这么厉害，可见其他的更是棘手的人物。她若要杀人，又有谁能拦住。如若不是她罢手，你我岂能有活命的机会。”

“你都说了些什么。你这么胆小，岂是我认识的古枫影。”战春愁生气地道。

“那你想让我怎样？”

“抓住她，逼她把解药交出来。”

“你听过有人能从见不得手里活过么？”

“没有。”

“既然如此，她又何必费事带着解药。”

“可是使毒的人身上一般都有解药。”

“也许这将是例外。”

“没有解药，你就现在挖个洞把她埋了。”

“要挖洞也用不着我，这个女人不是已经交给野马了么？她的生死与我何干。”

“你是不是古枫影？”

“我的时间不是用在她身上，早就警告过她，可她偏不听。这是她自找的。”古枫影的手一放，泪无痕直挺挺地摔下地。

“你这是干什么？”

“你见过一个中毒的人肤色还这么好的么？”

“你说什么？”战春愁问道。

古枫影道：“喂，你再不起来，我就真挖个坑把你埋了。”

泪无痕一听，她立即窜起身来道：“你敢！”

“不信试试。”

“你……”泪无痕气坏了。

战春愁一瞧，禁不住瞪大眼睛，指着泪无痕道：“没有中毒你装什么，差点儿我就去送死了。”

泪无痕道：“难道我想中毒呀。”

古枫影道：“中了见不得的毒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

泪无痕笑着卷起袖子，手腕上的青斑不见了。

古枫影疑惑起来，道：“怎么会这样。”

泪无痕笑道：“我真的有中毒，可是古枫影一抱住我，我就感到好多了。哼！现在我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战春愁，你够朋友。”

古枫影看着古灵精怪的泪无痕，不知道她到底在搞什么鬼，就没有将中毒的事放在心上。其实神秘的力量来自古枫影身上的红色晶体。

古枫影一声冷笑，调头就走。

泪无痕喝道：“喂，站住，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已经交给野马了？”

古枫影不耐烦地道：“你再跟着我，可能下次真的会死。”

泪无痕道：“喂，你在生我的气？刚才我装死，可看到你为我着急了。”

战春愁一旁笑道：“我不信。这世界上唯一能让古疯子着急的只有一个人。”

古枫影道：“战春愁，你果真是我的好朋友。既然是我的朋友，那我有一事相求，你该不会推迟吧。”

“什么事？”

古枫影指着泪无痕道：“帮我看住这个包袱。”说完，一溜烟不见人影。

泪无痕气着大声嚷道：“你混蛋！你不去找她，她也会来找你的。”

“她是谁？”

“关你什么事？”

“好朋友拜托……”

“离我远一点！”

远远传来罗絮的呼声：“战大哥——”

泪无痕厉害道：“该看的人是她。”说完就走人。

战春愁拦住道：“你跟那疯子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呸！更不关你的事。我的秘密为什么要让你知道。哼！”扭头便走。

战春愁咬牙切齿地道：“哼！我也有秘密，不告诉你。”一甩手里的绢帕，就像小姑娘撒气一样跺了跺脚。

罗絮气喘吁吁地道：“怎么样？”

战春愁指着树上挂着的人道：“他就是平野。”

罗絮道：“这么说外面传言的是真的啰？他是来向醉傲峰挑战，最后被杀的？”

战春愁摇了摇头，道：“咱们一边走一边说。”

“嗯。”

“平野的轻功不错，能伤他的必定身手要比他逃命的功夫快。醉傲峰使的是剑，平野却是被暗器钉死在树上。”

罗絮一边想一边道：“或许是被仇家杀的。管它呢，喂，刚才你跑那么快，追到黑衣人了没有？”

战春愁摇了摇头道：“或许就是那个黑衣人杀的。平野是个很会耍滑头的家伙，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仇家。杀他的理由或许是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而遭到灭口。”

罗絮点了点头道：“你说过，平野是个轻功高手，而他又死在树上。依你刚才的推断，很有可能是平野被发现后想逃，结果被暗器钉死在树上。”

战春愁疑惑地道：“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流在地上的血？”

“血？有什么奇怪的？”

突然从树旁站出一个人来道：“既然非要杀人灭口，就不会故意搬块大石头让血暴露出来。摆明了有人想让我与见不得开战。”

罗絮看到这个人，不由大吃一惊道：“古枫影？”

战春愁道：“你不是走了么？怎么又……”

罗絮回头瞪着战春愁道：“喂，刚才你见过他对不对？为什么不告诉我？那黑衣人难道是……”

古枫影问道：“你也看到黑衣人了？”

战春愁笑了笑：“你是被他引到林子里的？”

“黑衣人？”古枫影泛嘀咕，“他为什么想借刀杀人？想置我于死地的幕后黑手会不会与这个黄金面具人有关？”

罗絮道：“古疯子，你到这来找醉傲峰没有用的。”

古枫影回过神来，突然一把拧住战春愁的衣襟喝道：“你听说了什么？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告诉我？媚眉一定出事了对不对？告诉我！”

战春愁咬着唇，结结巴巴地道：“我也不太清楚！”

古枫影瞟了一眼罗絮道：“你说。”

罗絮看着战春愁，无奈地将听到的传闻告诉了古枫影。古枫影慢慢地松开战春愁的衣襟。罗絮胆颤地道：“古大哥，你放心吧。有醉傲峰在，媚眉她一定不会有事的。”

古枫影自言自语地道：“自己的赌约却用媚眉来作赌注，好个醉傲峰！你们可以这么做，我也可以以牙还牙。”

战春愁看到古枫影可怕的眼神，急道：“你……你又想做什么？”

古枫影诡异地笑道：“我能干什么，不能插手。”

“我……我一定是听错了。”战春愁与罗絮异口同声。

古枫影转了个身，背着双手，道：“我的事，你俩就别管了。帮我去查一下，从不入足中原的七煞魔怎么突然出现这里。”

战春愁道：“你不查媚眉的下落却让我查——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古枫影道：“照我说的去做，以后自会明白。无论结果如何，三天后老地方见。”说完，人影一晃就不见了。

罗絮觉得古枫影即神秘又诡异，与她在一醉方休酒楼所认识的古枫影不一样，却说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她望着古枫影离去的方向问道：“他那么疼爱媚眉，你信他一定不会插手么？”

战春愁摇了摇头，深沉地道：“你最好不要去猜他究竟在想什么。”

“你了解他么？”

“不！”战春愁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罗絮不再问，她至少能从战春愁的话中与眼神中看出些端倪来。古枫影一个人扛着家族的仇恨，他的内心比任何人都痛苦，担子比任何人都重。聪明的人往往不会再问下去，也不用再探究答案。古枫影不是一般人眼中的古剑游侠。

第五十五章 阴谋败露

无所不知将泪无痕安排在古枫影的身边就是为了让他在必要的时候得到相关的情报，同时给泪无痕一个实习的机会。古枫影若想甩开泪无痕，那只是暂时。无论他出现在那里，做过什么，消息灵通的泪无痕都知道，都可以找到他。古枫影被这样的人物缠住，他不得不摇头说上一句：“倒霉。”他不逃也不躲，干脆在酒馆里喝酒等着倒霉上门。

窗外下起秋雨，潮湿的空气让心情本来就不好的人更不安。古枫影似乎没有下一步的打算，只是安静悠闲地坐着喝酒。在似乎平静的心里，潮湿的雨浸了进去，想起那个为救被绑在十字架上的孩子而大开杀戒的夜晚。是什么让他变得疯狂，是什么让他失去理智，是什么让他朝那个地方走去。他曾经想过，也尝试着解释过，但有一件事，他一直不曾告诉信任的朋友。这个被救的女孩身上流着与常人不太一样的血，常有不可思议的事在她的身上发生。每当她浑身发热的时候，胸口上就会有火焰般的图案呈现出来。古枫影知道他救的这个女孩很有可能就是异族提示里的主角，他知道了自己当时失去理智的原因。当看到女孩的瞳孔里虚无生机时，他就想尽自己的一切去保护、维护她。他越是对这个女孩疼惜，自己的心里就越是痛苦。如果他的朋友问他“你是因为报仇而接近她还是真的疼惜她”的时候，恐怕他也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两种背弃的决定在他的心里折磨着他，让他痛不欲生。如果非要有一个选择，他宁愿从来就没有与女孩相遇。也许这样，他会活得更洒脱些。

谁都清楚，过去经历的事没有如果，也不用愚蠢得去寻找后悔药。聪明的人就会选择面对，尽管这样做很难。古枫影在不经意间苦恼，

但他同时在不经意间做着顺其自然的事，在不经意间进入命运早已安排的轨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光，随之而来的是一群凶神恶煞的江湖人。古枫影沉思入神，所以不曾留意身边的状况。看到这样的场景就该知道是来找麻烦的，难怪古枫影说今天是他的倒霉日。不等古枫影有开口的机会，乱刀就已经朝他砍了过去。那些人里有侠名远播的杜家三剑，有以酒为命的酒仙，有劫富济贫的侠盗空空手，有疾恶如仇的霸王枪……单凭这些人围攻，就可以想到被围攻的人一定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古枫影莫名其妙地被追杀，而且追杀他的人又全是正道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当然要问清楚才能还手。不然，真要是出了人命，他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古枫影只有逃，可是追杀他的人物并不都是小人物。他头一次被人追得如此狼狈，如此辛苦。他拼命地逃，能想到的理由都想了，可就是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了武林，成了公敌。他无论走到哪，只要被人瞧见，就有人追杀他。古枫影不敢相信，好像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却都不让他开口说一句话。他只有躲，想躲到深山里过了三五天，等风头过了之后再出来查清楚。就这个决定。他一头扎进陌生的林子里。追他的人没有放弃，还是拼命地追。他不由问上自己一句，自己真的有那么可恶吗？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江湖上追杀最坏最毒最邪的坏种都不曾像追杀古枫影那样规模宏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阴暗潮湿的林子里，远远地看见一座隐藏在灌木丛中的古刹。为了避难，古枫影没有多想，一头扎进古刹里。那些追杀他的人远远地瞧见了，暗自高兴，这不是瓮中捉鳖了么？天底下竟然有这么笨的人！

一大群人冲了过去，可是明明见到的古刹却在眼前不翼而飞。是幻影还是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只有出现在沿海与沙漠，这里的自然条件不会形成这种奇景。但明明见到的又如何解释？他们陷入了迷阵当中！

不知道是谁发现了这片神秘林子的真正名字——魔幻森林。在这片林子里，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在这里发生。在这里失踪的人从来就

没有活着的，也许古枫影也不例外。所有的人决定退出林子，因为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古枫影死了。无论古枫影是怎么死的，终究还是死了。他们自然没有必要再留守下去。

古枫影死了，接下来便是争论是谁杀了古枫影。

罗絮与战春愁听到这个消息都傻眼了。平白无故地怎么那么多人争功？只听说黑道有人为争第一而挑战醉傲峰，没有听说白道为争出名而挑战古枫影的。是怎么回事？

面对古枫影死亡的消息，罗絮、战春愁无法解释。野马牵着疾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问起同样的问题。可是谁都不知道原因。

“烟光摇缥瓦，望晴檐多风。锦瑟绕尘影，将恨与花谢。”这日夜，南门家庭院柳下。吴声一手抱着柳，一手紧揪着自己的衣襟。她的目光全投注在没有月光的暗夜天空里，情不自禁地念着几句诗。显然是想着什么入了神，由心而发。

南门飞走近吴声，突然道：“将恨与花谢。好个‘与花谢’。”

吴声回过神来，瞟了南门飞一眼，松开怀里的柳树，道：“我要走。”

南门飞惊讶地问道：“我们的约定……”

吴声冷冷地道：“解除。”

南门飞一把抓住吴声的手道：“你敢戏弄我？”

吴声望着被抓的手，依旧用那冷漠的口吻道：“放开！”

南门飞松开手，禁不住笑了起来，道：“怎么突然决定要走？是因为他？你不是一直恨他，想杀了他么？现在他终于死了，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么？‘将恨与花谢’不是很好么？你从此可以安心地住下来，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你。吴声……”

“别碰我！我并不是罗絮。”

“这是什么意思？”

“你比谁都清楚。”

“吴声……”

“你的解释留给想听的女人。我虽然不知道你想在我身上寻找什么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并不是你要找的人。”

“吴声，你说到哪里去了。其实……”

“救命之恩，我吴声会记住。但恐怕药农山庄的酒宴我不能相陪。”

“等等！”

“就算这次我的手被你折断，我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

“为什么非要把我想得那么可恶。难道我南门飞在你的眼里真的这么可恶？”

“不。你懂得怎样让一个女人幸福、快乐，懂得如何让一个女人的心旋进你感情的旋涡。你对女人的细心是别的男人没有的，没有人可以与你比拟。”

“为什么还要走？我做的还不够么？”

“从来就没有一个男人如此关心过我，你是第一个。”

“我是第一个关心你的男人？”

“是……”吴声疑惑起来。

“那他呢？”

“……”吴声在掉进古墓里的时候，古枫影处处针对她，激怒她，但每一句话都说在她的伤口上，说到心里。也许恨所以记忆尤深。但她包扎受伤的脚，是否算是关心？

“他是第一个让你伤心的男人对不对？”

“不！对他只有恨，为他伤心，哼！他根本不配。”

“那你走的原因是什么？请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否则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为什么非要让我留下来？你的理由又是什么？”

“一个字——爱。”

吴声却冷笑起来，她道：“爱是慢慢靠近，不是刹那间的理由。这个字你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它。”吴声从怀中取出一纸笺，纸笺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同一个名字——月含羞。

南门飞将头扭开，他沉默了半晌道：“你进过我的书房。”

自从吴声在书房外偷听南门飞与下人的谈话之后，就觉得他怪怪的。加之后来带他一起去刺杀古枫影，让她想到当日古枫影让她帮查追杀的幕后人。她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南门飞这么千方百计地置古枫影于死地。如果她要问，也知道南门飞会回答她说这一切都为了她。但是她知道，这个不是真正的理由。所以她潜入到了南门飞的书房，希望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原本还在为理由的事担心，现在却不必了。我是想告诉你要走的决定而不是征求你的意见。”

“没关系。”南门飞淡淡地笑了一笑。

“她确实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你见过她？”

“凡见过她的人都这么说。”

“是的，她真的挺可爱，挺可爱。”南门飞两眼专注，脸上的微笑表达了一切。

“我要走了。”吴声的语气突然地转变，她似乎在嫉妒，嫉妒人见人爱的月含羞。也许为古枫影，也许为南门飞。

“你非要走？”

“嗯。”

“等明天天亮吧，我送你一程。”

“都是要走的，天明与天黑又有什么区别。”

“吴声，对不起。”

“什么？”

“那个理由……”

“哼！那个字不适合我。”

“我们能做朋友吗？”

“我不需要朋友。”

“请给个例外给我，就看在这些日子照顾你的份上。”

吴声沉默了一会。

“不出声就表示答应啰。”

“只有傻瓜才会与我做朋友。”